

风雨历程

—— 四明山革命斗争岁月

陈布衣 著

东方出版社

目 录

1	一、童年——私塾、钱庄学徒、编“要闻摘要”
1	我的启蒙教育——父母亲叫我助人为乐
5	从私塾到高小——识得人间不平事
9	在钱庄做学徒——编“要闻摘要”
15	张珂表——漫漫长夜中的指路人
17	二、入党、脱产、教书——做党的工作
17	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1	参加县委扩大会议
22	任水竹庵分区党委书记，又任开（元）长 （乐）太（平）分区党委书记
24	正式脱产，到小山村教书为掩护，任中共 嵊西区委书记
28	任县委组织部长，在花桥小学教书为掩护
29	“六·三”请愿，一次轰动嵊县的大事
35	“六·三”事件后，转入隐蔽斗争
38	三、姚北、慈南、大岚山
38	调到道林区任特派员，摆糖摊做掩护
43	调到四明山十五岙，任山南县委联络员
47	深入大岚山，打开局面，任姚虞县委书记

- 52 **四、第一次会见谭、何首长，任秘线姚南特派员，**
52 **调南山县委任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
52 第一次会见谭、何首长
54 任秘线姚南县特派员，又扮成小商人
56 在南山县委工作中的深切体会
- 65 **五、从日本投降到浙东新四军北撤**
65 配合主力，进击敌伪
66 严阵以待，反对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68 送别战友、亲人，迎接新的战斗
71 区党委关于坚持四明的安排
- 72 **六、高举党的旗帜，分散隐蔽坚持，保存有生力量**
72 做好反“清剿”准备工作
74 隐蔽在屏风山
77 三北的反“清剿”斗争
- 80 **七、坚持游击支点，恢复党的活动**
80 坚持游击支点，抵制国民党对四明山区的控制
83 恢复党的活动
- 87 **八、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明形势和北上请示**
87 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明局势
90 北上请示
98 “永安公馆”会议与宁波西郊联络点的设立
- 100 **九、从隐蔽坚持转入武工队活动**
100 贯彻华中分局指示，转变工作方针
102 天华缴枪
104 举办党训班，培训区乡干部
105 鄞慈县特派员朱洪山牺牲
- 107 **十、建立四明工委，为开展武装斗争、恢复根据地作准备**
107 上海会议与四明工委的建立

110	反“雪天清剿”
113	慈镇县党组织的恢复与窖湖缴枪
115	上海局代表顾德欢到四明指导工作
118	黄明、陈爱中被捕牺牲
123	十一、建立小型主力，以军事力量初步打开四明局面
123	四明工委首次会议与草帽庵建军
126	以四明山区为依托，以军事力量打开三北局面
129	在反“清剿”斗争中发展武装力量
134	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发展反蒋群众斗争
139	贯彻分散发展方针，建立县级党、政、军机构
141	“复仇公馆”会议与四个月工作总结
145	十二、贯彻上海局指示，积极支援南进，开辟台属地区
145	刘清扬被捕
147	出席临委扩大会议
149	四明工委第二次会议
151	嵊新奉县的开辟与发展
154	1948年上半年的四明形势与浙东主力在四明的几次战斗
159	贯彻中央指示，积极支援南进
164	十三、浦东部队南渡与四明的反“清剿”斗争
164	浦东部队南渡与第五支队的建立
166	四明的反“清剿”斗争，会战上王岗
169	诸敏率“坚强部队”挺进会稽，转战台属
170	宁海西南山区的开辟与顾德欢、张任伟率“钢铁部队”南进台属
172	十四、挫败敌人进攻，建设与巩固四明游击根据地
172	第五支队的整训与出击
175	1948年下半年的四明形势与四明工委的两次会议
177	四明游击根据地建设
183	开源节流，保障供给

186	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
187	建立区级政权机构，扩大基本区，缩小游击区
190	十五、一九四九年春季的四明形势，蒋介石下野， 我们的反“清剿”斗争
190	1949年春季的四明形势
191	马青去台属与浙东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召开
193	四明工委第五次工委会
194	蒋介石下野，四明的反“清剿”斗争
197	率第五支队赴会稽
200	十六、贯彻临委扩大会议精神，迎接解放
200	出席临委第三次扩大会议
201	大军渡江后的四明形势
203	接受“青救团”起义
204	扫除山区外围残敌
204	召开四明工委扩大会议，部署迎接解放
209	陈兵夏巷渡，迎接大军
210	笙竹岭会师
212	余姚、宁波的解放
215	附录一： 四明山上
215	留下坚持
217	会见谭政委
219	离别
221	在杜徐村
224	学习
227	转移驻地
231	在屏风山
233	六谷的来源
236	野果子

239	山主人
241	离开屏风山
243	会合
244	一个牧童
245	敌人的鬼花样
249	被围
254	一份信件底稿
256	除害
259	天华缴枪
263	反“清剿”会议
265	雪天斗争
267	丢开敌人
269	一笔血债
271	一条雪路
272	振奋人心的会议
274	重新建军
276	第一次火的洗礼
278	两个乡长
281	冲出去
282	一个不相识的自己人
286	附录二：我的简历
289	后 记

我的启蒙教育—— 父母亲叫我助人为乐

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崇仁镇。这是嵊县西乡的一个大镇，从全县说它是最富裕的一个镇，所以地主比较多，也是最黑暗、最反动的地方。裘姓是个大族，全镇几千户人家，百分之九十是姓裘的，这样封建势力也就强。我原来也姓裘，后为了革命需要，免得家里遭到不必要的牵连，所以改姓陈。我家不仅贫苦，而且也是弱房弱族。裘姓家族有这样的讲法，“穿靴着绿后门堂”，就是做官的都是后门堂房族里的人；“打架验伤井头房”，这房族不但有财有势，而且横行霸道，是全镇的恶势力；“挑脚背树上二房”，这房族是全镇最苦的，靠出卖苦力过日子的，我们房族就是上二房。上二房又有大房二房三房小房之分，我们三房又是最苦的。三房中我祖父名下又是最穷的。我父亲四兄弟，只有我父亲结了婚，三叔父二十多岁就死去，伯父和小叔到老死都是光棍。我随手写来，只是说明我出生的环境。在旧社会里，经济地位就是政治地位。我一出生，祖母就给我取名叫讨饭，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我父亲四兄弟只有我这个独苗苗，从迷信观点说取个贱名

可以长命百岁；二是我生下来母亲就缺奶水，是靠讨别人的奶过日子的，所以叫讨饭是名符其实的。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父亲裘振生，一般人都叫他阿生；伯父裘振江，又叫新喜；小叔裘振樵，又叫毛和尚；三叔父的名字，我就不了解了，因我尚未出生他就死了。我父亲和伯父都是农民，只有我小叔是手工业工人，职业是瓦匠，他一直在外面干活，很少回家。父亲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但一生急公好义，不自私自利，所以在农民中间比较有威信，加上在宗族里辈份较大，这样更受人尊敬。这对我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一个普通的农民讲不出一套旧道德，他只能说出做人要规矩。这规矩二字含义很广，我那时只简单理解为做人要六字不犯，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嫖女人、不赌博，加上不偷、不骗。这规矩两字，我父亲是否理解得比我多一些，这也不见得。他对我也不经常讲这些，只是表现在他的行动上。我们父子关系是好的，他除开摆出父亲的尊严外，从来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也从来不在他的面前淘气，这好像订了君子协定一样。父亲给我主要印象是纯朴、耿直。我母亲是独生女儿，我外婆是跟女儿的，所以我一出生基本上是外婆抚养的。外婆住在离崇仁镇三四里的小山脚下，叫木鱼山的地方，依山脚也可叫小山腰。因为山很低，只是在山坡里向东造了三间房子，一间平房已烧去，只有四周的泥墙还是完好的，中间是茅屋，向西的偏间是瓦屋，这是间厨房也是外婆的卧室。从我知事时，就同外婆住在这里，所以留下难忘的记忆。这木鱼山向南延伸七八里就是平原，向北六七里就进入高山区。我们住房门前是一块公路一样阔的空地，空地外面是一带狭长的早竹园，再外面就是向下伸展的梯田。七八层梯田下是平原的稻田。我们房子的北边，距离半华里是烧砖瓦的小厂，是堂伯父裘阿炳开设的，这是我的乐园。小叔在这

里做工，其他五六个工人都是单身汉，他们都很喜欢我，因周围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我喜爱的泥土到处都是，而且都是牛踩过的粘土，又细又不粘手。工人叔叔做些泥人泥狗给我，玩厌了，他们捉小鸟给我玩。我的朋友除工人叔叔外，就是蜻蜓、蝴蝶、蚱蜢、小鸟等等。我的玩具真是取之不尽，但没有一件是买的，这样的自然环境形成我好静的个性。那些瓦匠大都是单身汉，从这一点看，他们的生活比一般手工业工人还要苦，也可能由于这点，他们豪爽好客，劳动所得大都用来帮助别人。他们中间有的人知道的东西也不少，如民间传说、历史故事都能讲一点，我从小知道一些民间故事，有的就是从他们处听来的。当然，我可能有些吹他们。但在我周围都是“白丁”的环境里，他们不是我的老师还有谁呢？这些老师不要我一分钱，有时还请我吃东西，那碗黄鳝炒面，我一生不会忘记。这些老师们相互之间亲密无间，很有点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气概，从没有发生过争吵，在劳动上严肃认真，这些在我幼小的头脑里不是毫无影响的。

我从有记忆起一直到九岁上学止，基本上是在这山厂里度过的。这段时间的启蒙教师除了这些砖瓦工人外，当然还有我的父母、外婆、伯父，还有山厂半里外的邻居。有个叫小外婆的，他们夫妻俩没有子女，所以对我很爱护，比自己的亲外孙还要好。他家种了一株栗树、一株樱桃。这两种果子首先是满足我，平时我总是随小外婆去放牛，在平地上她总把牛绳让我牵，我牵着牛让它吃草，自己好像英雄似地自豪。到中午就在她家吃中饭。我喜欢吃的是蛋炒饭，小外婆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在一旁看着很高兴。他们夫妻省吃俭用，生活比我家好，她家的糕饼是雇人做的，常年不断，我每次去玩，回家时两只衣袋里总装得满满的。我家经济困难时，总是向她家借，这样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我遗

憾的是没有接小外婆出来住几天。60年代，我的孩子在宁波读书，有一年假放回嵊县，我嘱咐他回太外婆（即我的小外婆）家，要砍些柴送去，免得她去买。他回宁波后，我问他有否照办，结果大失所望，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讲在走棋、钓鱼，可把我气死了。也难怪这太外婆照顾我家两代，孩子是不知道的。后来，我寄了点钱给小外婆，表示一点心意。我自己的外婆对我关怀更是无微不至，因为当时只有我这样一个外孙。我都长到十几岁了，她还是像照顾婴儿似地照顾我。一个穷人到老年有一个后代，那高兴劲确实像是得了掌上明珠。有次，我伯父从山厂背我到崇仁镇吃饺子，别人指着我问：“这是谁啊？”伯父很骄傲地回答：“这是我的侄子。”当时我虽只有四五岁，但伯父这骄傲的口气，给我印象很深。伯父很高兴背我去看戏，去玩，确是把我作为掌上明珠看的。伯父教我养虫，如蚱蜢、螳螂、金虫、蟋蟀等等，并为我做笼子。放风筝季节，他亲自做了风筝，带我去溪滩广场上放给我看，后来发展到教我养鸟、钓鱼，丰富了我不少知识。到十来岁，他教我走象棋，并带我到理发店里听别人讲《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但从不带我上赌场，他自己也从不赌博，顶多走上几盘象棋。我在旧社会里没有走上歧途，这同伯父、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社会里不走上歧途，真是很难得的。特别像崇仁这样的集镇，乌烟瘴气的事哪样没有，稍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青年时代不犯错误，靠少年时代的教育；少年时代发展正常，又靠幼年时代的培养。我母亲培养我要有同情人、关心人的品格。对上门要饭的乞丐，她从不拒绝总是给冷饭或钱。有时甚至等在门口给要饭的人付钱，当然不是付什么大钱，每人只付一个铜钱，因为我家也是很穷。这样做在当时社会里已是很不错了。我记得，住在崇仁镇边有一个瞎眼老太

太，孤苦伶仃。我母亲常派我去送米接济，有时五升有时一斗，而且嘱咐我不要讲姓名，那老太太问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我照嘱咐没有讲，问我的名字，我也瞒过了。这样送了一两年，直到这老太太不见了，才不送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永远留下来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我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顶多模糊地认为人家有困难应该得到帮助。

父母的急公好义、助人为乐的行为和性格对我是有一定影响的；伯父的诱导，扩大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心胸。我小时尽管家庭贫困，但这些启蒙老师对我一生精神和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从私塾到高小——识得人间不平事

我九岁上学，启蒙老师是裘积功先生。这是个私塾，一个老师，三四十个学生。读的书倒是白话文，除写字读语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课程。家里选择这私塾，是为了我少跑路，免得发生意外事。我父亲是不识字的，深知不识字的苦楚，所以对我下本钱了，但对我要求不高，能记上豆腐白酒账就满足了。为了要启蒙老师对我加把力，他经常向积功先生送东西，什么鱼、豆等等。那老师只有夫妻二人，就住在我们的屋后，从他的穿着看，生活是苦的。除夏天外，常年就是穿着那件白灰的长衫，没有看到过第二件长衫，也只有它显出书生的本色。他从来没有笑脸，是不是在我们学生中故意装得严肃点，我看不见得，因为我们送东西到他家里，他同样没有笑脸。他对我们学生很少打骂。只有一次例外，我们学生几乎有80%被打了手心，真是“满堂红”。原因是为了一个店王的女儿，那时群众叫地主为店王。我家后门中间的

墙弄东边就是大地主余法庭的房子，他有三四个子女，大儿子大概已死去，大儿子的两个女儿是我的同学，二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同我们一起念书。我们年龄都差不多，绝大多数八九岁，个别的有十五六岁的。那二房地主的儿子叫莲玉，她在学校里老是欺侮大房地主的两个女儿，老是用手抓那两个姐妹，那两姐妹只会哭，从不敢还手，那惨痛的哭声震动我们小小的心灵，老师也不敢批评莲玉。我们的愤怒积在心里，碍着老师不敢发泄。有天下午，老师有事出去了，要他十六岁的侄子看管我们，平时他是我们的班长，所以大家很听他的。事有凑巧，莲玉姐妹之间又吵了，莲玉在姐姐脸上又抓出血来，这把大家激怒了。特别是我们的班长气得脸发白，他指挥我们行动，把臂向上一伸，我们就一轰而上，拉住莲玉的辫子，十多个小拳头向她身上猛击，我也打了几拳头，因为挤不上去，只是在她背上打了几下。这把小霸王吓坏了，她只是哭不敢还手，几个女同学也在莲玉脸上添了花，就是用手指把莲玉两颊挖出血来。那班长究竟年龄大点，怕打出事来，他喊了一声就收兵。个别捣蛋鬼又装鬼去吓莲玉，那莲玉恐怕出生后从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一直哭到放学。我们都成了英雄，打了这小霸王多高兴，有的不敢打，就被大家看不起，说是胆小鬼。当时，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所以第二天仍高高兴兴地去学校，照常读一阵早书，特别是当老师将到时，更读得响一些。这天，老师一露面，我们吓了一跳，为什么老师的脸色是铁青的，是不是昨天下午的事他知道了？一面读书一面担起心来了。同学基本到齐，那二房地主夫妻拉着莲玉的手登上讲台，绷着脸用那吓人的眼光向我们乱射。老师是最后上讲台的，紧绷着脸问莲玉谁打你？莲玉说谁，就叫谁上讲台，不问三七二十一，掰开同学的手，就用木板（过去叫戒方，也叫戒尺，用一尺多长，一寸多阔，

几分厚的木板制成，而且用漆漆过）打手心，有的被打得无法数，不是打一只手，而是两只手都打，事后两手都肿得像馒头一样高。其中有个叫根法的同学，就是装鬼吓莲玉的那个，被打得躲到桌底下，老师拉出继续打。他大声哭喊讨饶，什么也无用。到这时，我们反而不怕了，愤恨的情绪渐渐上升，一面两手偷偷擦裤子，这样打起来可以减少痛的程度，一面暗暗嘱咐自己决不讨饶也不掉眼泪，在店王面前决不屈服。那店王仍铁青着脸，叉开双腿，不仅无动于衷，好像老师这样毒打学生还不能解他恨似的。那老师是奴才，平时对莲玉的态度我们也看得出来。该打的都打了，我是背后打她的，莲玉没有看到，所以她没有指我。我的堂外孙和我同课桌，他挨打几下，却把我招供出来了，意思是指我也打过莲玉，为什么可以不挨打。我也不回避，主动走向讲台受打七下手心，确实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是恨恨地向那店王瞪上几眼。我这样小的孩子为什么懂得这样多呢，这都是大同学教的。这场斗争，并不是这样结束了，校内不能报复，我们就到校外，每到放晚学后，我们几个同学到莲玉住所的墙上，用粉笔、木炭画上很多大圆圈，加上四只脚一个头一根尾巴，圆圈中心写上“莲玉”两字，意思你就是乌龟。另外，就是掷石头，抛进她家的大院子里，她家的佣人追出时，我们逃得无影无踪。孩子总是孩子，用这种方法去报复出气。我被老师打时不掉泪，受到同学们的赞赏，特别那个大同学对我的表扬，我感到很高兴，而那个挨打时大哭大喊讨饶的同学，则受到众人的轻视，这使我知道，对恶势力不能屈服。这些小老师还教育我，对店王的子女不要去睬他们，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也不怕他们，我们的拳头比他们的硬，双腿跑起来比他们快。老师对店王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拍马屁，无法教书。这些小老师一本正经地对我讲这些话，使我很粗浅地认识到：

一方有钱，一方无钱，双方是无法统一、水火不相容的，而老师总是向着有钱的，把我们看作是粗野的、没出息的。世上有钱人和无钱人，是不平等的，这一真理从初小到高小一直存在我脑子中。

我十岁进入承志小学读书，这是崇仁镇比较大的一所小学，有十几位老师，课程也多了，但是对学生的打骂制度还是一样存在。个别老师打骂学生简直到很野蛮的程度。有个裘善钦老师，我们同学在背后骂他“善钦木头”，这“木头”二字意思就是野蛮没有感情。当时，我们的教室在楼上，有的同学书背不出，他就把书向外一抛，口中大嚷“你是粪虫，替我跪着读”。书已抛到天井里去了，学生慌忙跑下楼，找到书本，又匆匆上楼，在走廊的楼板上跪，就大声地念起来。总之每天的语文课哭声不绝，加上老师大声的训斥声，所以我们把读书看作是可怕的事，回到家里父母见到孩子的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或者头上两边被戒尺打出了角，心疼得嘴里发出啧啧声，怪老师太凶了，但也不敢抗议。店王的子女就不吃这种苦头了，这些就是我少年时上的阶级课。我的命运不会比别人好多少，只是由于我读书勤奋点，这种苦头少吃一些。我语文是好的，苦的是算术。我青少年时代病痛多，有时一病就是一个月，生起病来，只能躺在床上，让自己去搏斗生死，哪有钱请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又想做人，只有请神鬼帮忙，常常是请个老太太，用衣服包着一碗米，老太太口里念念有词，在病人身上用这碗米缓慢地上下移动。这滋味我尝得很多，在接受这种摆弄时，心理上好像得到最大安慰似的，眼睛一合，慢慢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感到轻松些，以为这摆弄确实有效。从科学的眼光说这是愚昧的，但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人讲，一面想活下去，一面穷得没有饭吃，不从愚昧找安慰，怎么办呢？！一条穷命终究

还是活下来了。我听我娘讲，我一生下来就饿肚子，因为我娘没奶，我是靠经常讨奶吃养大的，有时讨不到奶不得不饿着。我娘还说我不是养大的，是吓大的。吓什么呢？就是我小时候，几乎每年都要病一两个月，使家人担惊受吓。这样的身体当然影响到我的学习，我的算术就跟不上。从初小到完全小学毕业，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这要归功于高小时的宋法庚先生，多亏他教育有方，谆谆诱导，从不打骂学生，使我得益不少。

这学生时代除学习了文化外，由于学校的打骂制，形成了我倔强的反抗性格，另外从老师对待我们学生的待遇上，有钱的没钱的完全不一样，造成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内心不平，当时虽然不懂阶级的含义，但穷人同富人不一样，这点已从学校的现实中认识到了。

我十六岁那年在堂伯父裘振才处补习了一年的古文，当时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作课本，由他选教。我堂伯父是清朝的秀才，为人老实，一直是完全小学的校长，老死在这所学校里。我的古文基础就是这一点点。

在钱庄做学徒——编“要闻摘要”

完小毕业了，要继续升学，真是比登天还难。我们几个穷同学碰在一起时，就议论人生道路何去何从！作个农民，自认为有了一定文化于心不甘。从现在来说，一个高小毕业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高中毕业生在农村亦比比皆是。可是在旧社会里，一个高小毕业生已很了不起了，特别在农村里。种田还得有土地，我们大家种的土地都是租来的，自己一无所有，当个农民也不容易啊！国民党的饭我们也不吃，这是受父母教育的影响，认为吃国

国民党饭的人，都是些黑良心的人，很少有好人，而且名声很坏，同土匪一样。上工厂、商店去做学徒，谈何容易！所以这出路使我们愁死了。我父亲东托人西求人，有一天他笑嘻嘻地告诉我说：“樟培，你还是种几亩租田，再学点手艺。阿锦皮匠处我已讲过，你拜他作师父，学做鞋匠，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挑着鞋担到路廊里摆鞋摊，替人补补鞋，赚点零用钱。路廊里冬暖夏凉，我看还是这样好，不要再东想西想了。”这以农为乐的如意图，我父亲讲得眉飞色舞。事实上我早已想过，像我父亲这样强壮的体力，起早摸黑地劳动，只能养活四口之家，还要背债，我的体力不及父亲，种田的技术不及父亲，我怎么可能达到那样的如意图呢。我对父亲答复说，一根可以做屋柱的木料，怎么截短削小去做门槛呢？父母听了似乎有点吃惊，他们偷偷地告诉别人，别人则称赞我是有志气的人。这一来父母都很高兴。这些赞语是母亲告诉我的，但我并不高兴，因为赞归赞却没有解决我的实际问题。母亲问我的打算，我提出想去学医、学工、学商。这些要求父母都无能为力，商量的结果要我自己去找六伯父，提出我的要求。我硬着头皮去找了六伯父，想不到六伯父一口答应替我想办法，这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父母听到这消息也很高兴。这样等待了几个月，六伯父要我父亲去他家，告诉我父亲我的职业已定好，就是到长乐润丰钱庄做学徒。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像我们这样的贫穷家庭，竟能去钱庄里做学徒，如不是六伯父的脚力，怎么可能呢？后来了解我六伯父委托学生裘昌华，他是嵯县城里谦吉钱庄的经理，由他介绍去润丰钱庄的。我父母自得这个消息后，兴奋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每天笑呵呵地，好像进入宝地一样。我母亲筹钱替我办行李，什么箱子、棉被、毯子、衣服、鞋子等等，比女儿出嫁还要忙碌。我倒比较沉得住气，真要离开父母，也有些留恋，所

以也有点不高兴。母亲为了合我的意，要我一起上街买东西。我一是不懂，另一方面我也不讲究这些，所以问我也是三不知，最后当然是母亲决定了就算。我离家的日子越来越近，向几个好友告别。他们的出路还是茫然，所以对我很羡慕。我也确实为他们渺茫的前途担忧，但也只能言不由衷地安慰几句，因为我无能为力，这点他们也是清楚的，所以对我无所责怪。父母为了我能一辈子交好运，为我择了个好日子离家。可惜具体的日子忘了，只记得是十七岁那年的上半年，在春季里。

这一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父母邀六伯父陪我进城，他慨然答应了。我父母咬咬牙花钱雇了两顶轿子，其中一个抬轿的是我堂阿哥裘邦治，他以抬轿为生。轿子是藤做的，轿顶和四周都是绿色的油布，只有轿门的一块油布是挂的，可以拿下来。这样的轿子我经常看见，但从来没有坐过，一坐上轿子感到飘飘然，坐垫是藤编的，软得很。加上两根轿杠是细长的竹竿，所以上下也能抖动。崇仁到嵯县城里三十华里，出崇仁镇三华里就是起伏连绵的小山区，这样一直延伸到城里，这条路我走得很少，特别是坐在轿子里看路边的景色还是第一次。可惜当时是第一次离家，这离别的情绪不断地在我脑海里翻腾，所以对景色的印象不深。在中午之前到达城里，我们先到“杏庐”里休息。这“杏庐”是崇仁地主的招待所，有钱有势的崇仁人都住在这里。我六伯父是完小校长，大概可以占到一个席位。中饭是金沅乡请的客，邀我一起吃。金是崇仁数一数二的大地主，他是我六伯父的学生，学生请请穷老师，大概是为了不失斯文本色。菜不多，四菜一汤。我觉得挺新奇，菜是用盆子盛的，当然这些从现在说毫不希罕，但在旧社会的农民家里用盆子盛菜是没有的。还有那个开洋（虾米）我从没有见过。中饭后休息了一会，六伯父就陪我去吉钱